

12



# 時間傳奇

Legend of Time

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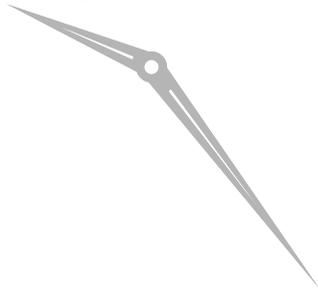
昔日很多窮人才會做的事，  
到今天都變成最奢華的「玩意」

6

12

# 時間 傳奇

Legend of Time



9

3

余宗明 編著

6

# 序

誠蒙萬里機構邀請，把過去三、四年來所寫有關腕錶評論的文章集結成書。得多謝萬里機構的編輯及美術人員幫助，不勝感激。

這已經是跟萬里機構合作推出的第三本有關腕錶評論的結集。初寫錶時，自然從頭說起，多提及基本知識和解釋各項時計功能的文章；不過寫錶都寫了二十年，結集都來到第三本；總不可能寫完又寫、寫完又寫。次次都寫陀飛輪，日日都寫萬年曆；你讀來不悶，我可寫到悶死了。故之前多寫腕錶功能，而今次則相對較多有關品牌的文章。瑞士有兩大錶展，一月在日內瓦舉行的是 SIHH，三月底或四月初在巴塞爾舉行的叫 Baselworld。今年 2018 參加 SIHH 的品牌共有 35 個，而 Baselworld 的參展商就更有六百多個。當然沒可能個個都認識，個個都去參觀；但光在最重要的 Hall One 地下，就有三十多個展室，全都是當今歷史最悠久和最重要的瑞士腕錶品牌。縱然某些品牌兩個錶展都會參與，但畢竟只限少數。換言之，日內瓦有三十多個重要品牌，巴塞爾又有三十多個重要品牌，加起來就至少有六、七十個，我當然沒可能在這裡把這六、七十個品牌逐一介紹。沒提到的，先在這裡賠個不是。

所謂評論，都是比較。比較對手，比較往昔。然後或讚或彈，其實都是讚的多。並非隱惡揚善，既跟大多數品牌友好之餘，人家都是做生意，付出金錢勞力，全球過百上千僱員苦苦經營。縱捉錯用神，縱眼高手低，不讚就是了，毋庸落井下石。與其花精神去找錯處搵毛病；倒不如積極尋找滄海遺珠，努力發掘鮮為人知的隱世好錶，多一點鼓勵多一分支持。人微言輕，也許都幫不到多少，但至少心裡好過一點。

寫了二十年錶，好錶仍陸續有來，只是自己感覺江郎才盡（雖然都沒多少才）；而近年這個「財」就更少。沒錢，少買錶，自己私底下跟朋友說三道四固然無傷大雅，但公開推介實在愧不敢當（雖然以前都沒資格）。真的想擱筆暫休一會，看來這應該是獨立出版結集的最後一本，實無以為繼。

人非草木，評論縱然力求中肯，但總有偏好。想過臨別秋波，乾脆直抒己見，寫我最想買的（在文章裡大讚特讚的錶未必是我最想買的，根本負擔不起）。並非天價，不是遙不可及；但實在 timing 不對，彼此擦身而過，回想起來更感氣餒。輪不到我後悔，只是懷念不已，耿耿於懷。我花心，追惜的可不只一枚。既然恨錯難返，多念無益，不詳述了。只列出來，做一個交待，或引起大家共鳴，或惹起大家反思自己又有沒有這種「求不得」。都是章子怡在《一代宗師》裡說得好，「人生若無悔，那該多沒趣。」我想買但又買不到（差點兒就買得起）的有伯爵的 Extremely Piaget Arty 綠色孔雀石錶盤，有梵克雅寶的 Pierre Arpels Heure d'Ici & Heure d'Ailleurs 白面，有 Lang & Heyne 的白金 Georg，有江詩丹頓的 1972 Prestige，有蕭邦的 L.U.C 1963 紅金，有百達翡麗的 5100（什麼金都好啦），有 Nomos 的 Lamda 紅金。另外偏愛綠色，Richard Mille 的 67-02 約六十餘萬，在這個品牌之中算便宜的了，不過我這一世應該都買不起的了。如果還可以加上勞力士的綠面 Day-Date、沛納海的 PAM 737 和萬寶龍的 1858 單按鈕計時鋼殼綠面，就更加無得頂了。湊夠十枚，再多，就貪了。

# 目錄

2 序

## Part I 功能繁多

8 古老的傳說

15 時計的四大支柱

18 幹嗎要有月相？

21 鏈帶雜談

23 兩大極致，盡得其趣

28 我戴 Habring<sup>2</sup>

34 重塑凸輪傳奇

38 世界時間

42 萬有振力

48 喜歡錶，就要買

51 我都想衝上雲霄

61 最高的境界

68 陀飛輪，有人說是華爾茲

## Part II 品牌傳奇

76 比什麼都更藍血的腕錶

80 可以不用再造錶了

83 革命的象徵

86 擁抱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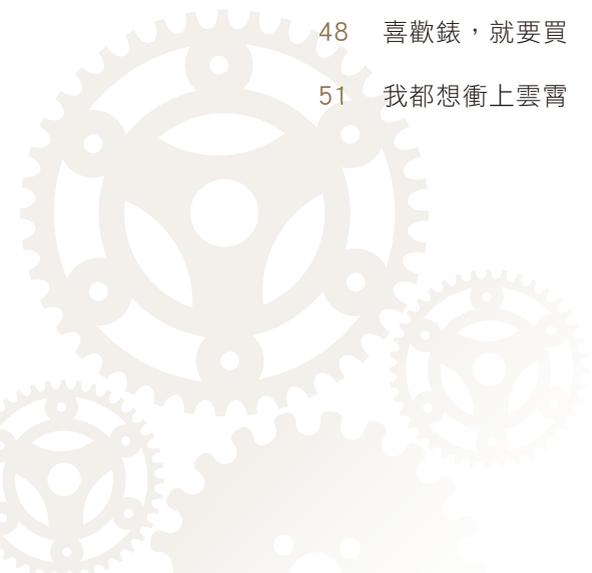
90 走過 150 年

96 丹麥傑作

98 我所認識的 GS

102 至少要有一枚

109 中國基因



- 114 巨浪
- 118 男錶女戴
- 125 被遺忘的腕上神器
- 134 兩枚舒密加的錶
- 141 造就盛世的來臨
- 147 傳奇的沛納海
- 154 最後的傳奇
- 160 過去十年
- 187 幽錶一默
- 191 亡命天涯

## Part IV 收藏投資

- 196 歲晚總結
- 199 估佢唔到
- 203 向錶迷致敬

## Part III 腕錶文化

- 176 高級製錶白皮書
- 179 原來愛上綠
- 184 腕錶解密



功  
繁



能  
多

Part 1

「時計就好比我們人類的一面鏡子，我們也希望時計可以擁有生命和一直延續下去。」

# 古老的傳說

故事可以由公元前 219 年說起。秦始皇在公元前 220 年統一六國，自稱始皇帝，翌年就已經想仙福永享，想一世都做皇帝，想長生不老。於是派徐福出海尋找蓬萊、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以求仙丹靈藥。

沒想過自己修練，只求吃藥速成。可莊子在《逍遙遊》裡說過：「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雖然沒有現代科技，但人類自古就知道要維持生命，就得吃喝、呼吸和休息。生老病死，有生就有死，可自古以來又總有人想永垂不朽。佛教讓你跳出六道，道家則求羽化升仙；西方宗教就更兼愛，只要信主，就可以得永生。儘管明知人生苦短，但我們都渴望這段人生並非終結，不想就此 game over，想可以延續下去。

## 鐘錶的生命

得到生命，然後可望延續，這就是人類千古以來都一直在追求的其中一項人生目標。

我常說時計在古代是神器，是最尖端的科技，反映的除了星宿和天道，其目標甚至跟我們人類一樣，都是渴望得到生命和延續。我們追求永生之餘，時計就好比我們人類的一面鏡子，我們也希望時計可以擁有生命和一直延續下去。

有宗教信仰的你會說生命是由神而來。不過不管如何虔誠，



我們都不得不承認維持生命的就是空氣、水和養份。要令時計擁有生命，也一樣取法自然。不管是銅壺滴漏還是燒香燒洋燭，水和火都一樣來自天地，亦一樣會水盡煙滅。到我國蘇頌在公元約一千年的時候發明了全球第一座水運儀象台，也是靠水力推動。西方的座鐘，就利用地心吸力來帶動一個繞上粗繩的圓鼓。水又好，火又好，地心吸力都好，雖取之不竭，卻無法儲存起來，直至發條的出現。把一條長長的金屬條捲起來，把動能儲存在捲曲的金屬內。到金屬圈張開，就把動能釋放出來。可儲存的能量始終有限，就好像生命有涯。我們想長命百歲，錶匠也想他們創造的時計可以耐用之餘，還希望每次上鍊之後可以操作得更長時間，可以更有活力。我們想健健康康，錶匠也一樣想鐘錶可以正正常常，無穿無爛。

在這裡我們先 recap 一下，究竟時計是朝著什麼目標來演變？過去幾百年來錶匠究竟想從時計身上發掘出什麼新的突破？給三秒大家想一下。一、二、三，想到了嗎？答案：

第一，愈來愈準。

第二，愈來愈細。

第三，愈來愈耐用。

倒過來，由第三個追求開始。今天的矽製擒縱，又或者什麼同軸擒縱，甚至在齒



朗格的 Lange 31

牙上加上 coating，不是從物料就是從接觸的角度去研究，目的都是為了減少磨損，從而達至不需潤滑油，做到愈來愈耐用的效果。而愈來愈細就更簡單，由鐘樓到座鐘到枱鐘到鼓鐘到懷錶到腕錶到超薄，一路發展下來，時計的體積就是愈來愈細。而除了使用方便之外，更重要是因為零件細，這樣才可以在有限的空間內放進愈來愈多的零件，令時計可以裝載愈來愈多功能。不過與此同時，令零件體積細了，可以加載更多零件之際，也必須要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沒有動力，即使再多功能也枉然。

## 一切由動力開始

追求功能，要有動力。講求耐用，要有效利用動力。說到底，研究一台鐘錶，就好比經營一個生命。要活得精彩之餘，還得長命百歲，還得健健康康。如果是人，就得好好休息，得均衡飲食。那麼鐘錶呢？鐘錶的休息和飲食，就是能量，就是動力。而有關鐘錶研究最重要的使命，要做到準確報時這個首要任務，其核心關鍵就更是動力的問題。

過去幾百年來所有製錶師最想做的，就是令時計愈來愈準。那麼如何才可以準？最重要的因素是扭力的輸出。扭力輸出平均就準。甚至可以這樣說，時計技術的鑽研，最核心的重點，就是希望做到扭力輸出可以愈來愈平均。

用大型運輸交通的乘客來做比喻，總乘客量就是動力儲備，而乘客流量就好比輸出的扭力。簡單來說就是沒有繁忙時間，任



何時候列車接載的人數都一樣，就不會有時太擠迫有時又太疏落，這就好比平均的扭力輸出。雖然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開心的時光過得特別快，痛苦的時候就度日如年；但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時間就是有條不紊地一分一秒地流逝，所以時計也必須不徐不疾地滴答滴答。要準，就需要平均的扭力輸出。同時愈多功能，就愈需要動力，這亦會影響扭力輸出是否平均。假如想加入更功能，就必須先解決平均輸出扭力的問題。而零件的耗損自然也會影響扭力的輸出，會窒礙扭力輸出的效率。可以這樣說，動力和扭力就好比生命。人要活著，錶要操作，起點就是動力和扭力。

### 芝麻鏈與恆動力

人有生老病死，真正懂事的和有行動力的壯年歲月其實只是匆匆數載，可不可以讓壯年的歲月增加，而孩提和老邁的階段就盡量縮短。鐘錶跟人也一樣，發條鼓在釋放動力的最初階段，由於扭力太強，這階段的扭力輸出是不理想的。另外，當發條鼓放鍊去到最後階段，扭力輸出太弱，這部份的扭力亦不適合。頭段和末段的輸出不是太強就是太弱，都不理想，就好比人生中孩提和衰老的歲月。我們想好好利用壯年的階段，創一番豐功偉績；而錶匠努力鑽研的，就是如何令時計可以延長壯年的階段，令扭力輸出更平均。

從源頭做起，從一開始發條鼓釋放動力這時候就開始著手處



理，這時我們會先遇上芝麻鏈的出現。誰先發明芝麻鏈已不可考，據傳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問世，最先是應用在座鐘上。

當發條鬆開時，其扭力會過大，以至後繼無力，那麼如何是好？簡單來說，就是別讓發條鼓一開始就發力。在發條鼓外有一條像單車鏈的鏈條連接發條鼓和寶塔輪，而寶塔輪則呈沒有了尖頂的圓錐體。當沒鍊時，芝麻鏈會纏繞在發條鼓外。轉動表冠上鍊啦，會先轉動寶塔輪，轉動中的寶塔輪會把芝麻鏈從發條鼓身上拉扯過來，並同時拉動發條鼓，替發條鼓上鍊。當芝麻鏈完全由發條鼓去到寶塔輪那邊，那即是上滿鍊。到放鍊啦，到發條鼓轉動輸出扭力啦，它又會把芝麻鏈從寶塔輪那方拉扯回來。就正因為有芝麻鏈和寶塔輪的羈絆，致使扭力輸出不會如江河決堤，而寶塔輪上窄下寬的設計則更有效平均控制發條鼓的扭力輸出。如果用再簡單一點的說法，芝麻鏈就好像韁繩，用以控制住發條鼓的扭力輸出。而正因為寶塔上窄下寬的設計，當芝麻鏈由寶塔輪底部開始扯動時，阻力會最大，這樣就可以有效減慢發條鼓的轉動。到頂部圓周細，對發條鼓的牽扯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從源頭出發，由芝麻鏈去先發制人，亦可以倚仗擒縱系統去把守最後一關。由擒縱著手，若應付的是地心吸力的問題，航海鐘有陀螺儀，之後懷錶有陀飛輪，近年就更有矽製游絲，又有游絲形狀的研究。若為了讓擒縱系統去應付扭力輸出的問題，航海鐘有 detent escapement，之後還有 remontoire（恆動力裝置）的出現，其作用也是為了令扭力輸出更平均。簡單來說，便



是在發條游絲與擒縱輪之間多加一條游絲，它的作用就像第二發條。remonte 在法文就是上鍊的意思。這個第二發條的好處是能夠解決主發條游絲扭力輸出不平均的毛病（由於發條較長），藉著不停替這條很短的第二游絲上鍊放鍊，來把扭力更平均地源源不絕地輸送到擒縱系統。

## 神明的足印

由延長生命，到有效利用活著的歲月，錶匠就好像把時計當成活生生的一條生命來研究，把生命的概念放到機器裡，同時也把機器想像成有生命的個體一樣。其實一點也不誇張，時計不但是生命的縮影，時計就是古老的機械人，就是擁有生命的機器。不錯，今天科技突飛猛進，在物理科學上有重大突破，我們知道原子的構造，知道宇宙的無垠。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在尋找萬物起源的旅途上，宇宙可能蘊藏著更豐富的資訊。但在古代，生命就是最大的奇蹟，生命就是證明神存在的最有力證明。無疑，我們今天有更準確的電子鐘，可傳統製錶技術所反映的是古代的文化。今天鋼材比以前好，生產的精準度亦比以前優勝，現代機械腕錶可以不需要陀飛輪，不需要 30 日鍊，甚至不需要芝麻鏈不需要恆動力裝置。反對這些古老技術，就等於反對學習文言文，反對讀《史記》和唐詩一樣。你可以認為《史記》和唐詩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但我就覺得很有用。你可以覺得智能腕錶更時髦，但 A.lange & Sohne 就覺得那些 fusee chain 和 remontoire 更高

深莫測，更能反映人類文明的發展，更漂亮，更值得保留和尊重。

### Lange 31

大約 120 萬的定價，這不是一枚日常用錶，也不是給一般人，是給熱愛傳統鐘錶技術的有錢人所收藏。雙窗大日曆下面有德語「Monats」，這是 month 的意思，3:00 位置是 31 天的動力儲備顯示。錶面布局清簡，卻是今天市場上第二最長動力的腕錶。錶冠上鍊辛苦？你可以在錶背上鍊（我都好想試一下）。重疊的雙發條鼓，發條盒直徑 25 毫米，每個發條盒內有一條比一般游絲長十倍達 1850 毫米長的游絲。L034.1 的手動機芯由 406 塊零件組成，有多達 62 顆寶石軸承，當然還有 remontoire。接近 46 毫米直徑的白金錶殼，厚 15.6 毫米，有點大，但沒辦法，這是 31 日鍊嘛！





愛彼的皇家橡樹 Concept  
Laptimer Michael Schumacher

## 時計的四大支柱

過去幾年相對而言其實比較少提及愛彼，再沒有八大天王，新錶也好像不多。曾經擔心幹嗎他們好像不甚積極，在過去幾年的盛世中，不是應該更積極進取嗎？到今天市道回落，再看愛彼，才明白他們過去幾年默默耕耘，堅守自己的步伐，不徐不疾。我才明白，以不變應萬變，愛錶比誰都冷靜都穩定，都更健康發展。

當其他人都大力宣傳，當其他品牌都爭相增加產量，推出更多型號之際，愛彼無疑比較低調。不一定每年都推出巨作，不一定每年都有鋪天蓋地的 facelift，沒有事先張揚的計劃，沒有什麼周年紀念，沒有枷鎖，應變才更靈活。好像不知不覺，先推出破

天荒的 Laptimer，劃時代的 RD#1 也正式發售。根本不須要大鑼大鼓，因為產量有限，識錶之士早已虎視眈眈。一般人不以為意，以為愛彼靜了下來，其實他們正重拾真正頂級時計的傳統做法，那些傑作幾乎都是私密珍藏，就好像真正頂級的藝術作品一樣，人間難得幾回聞，凡人難得一見。以前的巨星都是這樣，現在就話可以野生捕獲發哥，以前是沒可能在搭巴士的時候碰見英格烈褒曼，也沒可能在街市遇見瑪麗蓮夢露。

## 四大支柱

另外在過去十年的盛世中，大家眼中只有錢。市場上就是需求大增，有很多很多人拿著很多很多錢走入錶店裡不停買不停買，於是品牌都集中力度宣傳產品，找來 product development 的主管周遊列國去講解產品特色。誰還理會品牌理念？誰還關心品牌精神？誰還研究時計發展？但愛彼不同，他們派去各地市場介紹產品和宣傳品牌理念的人選不是做產品開發，也不是資深的 marketing 專才，甚至好像不是他們廠方的人。Michael Friedman 做過鐘錶博物館的館長，做過拍賣行，2013 年開始來到愛彼，擔任他們的歷史專家。不錯，每次出現，他其實都不是要介紹新錶，他每次來都是跟大家談歷史。

第一次見 Michael 是去年他帶來全新 Royal Oak 萬年曆的時候，在講解新作之前（其實他都沒有怎麼講解），他就是先談歷史。提到時計的發展，首先是打簧系統，接下來是日月星辰，接



著是計時，最後是為了準確。簡單的分析，寥寥數句，但就勾劃了過去幾百年來的時計發展歷程。容許我再 elaborate 一點。最初的報時工具當然是日晷，後來有水漏沙漏甚至蠟燭，但這些工具都只能服務一小撮人。為了讓民眾知道時間，我們中國有打更，西方就開始研究自動的打簧系統，於是我們就可以遠遠都聽到鐘樓報時。敲鐘和之後的打簧就是最早研發的時計功能。

再進一步描述年月交替，準確反映日月運行的周期，製鐘師製錶師便致力讓時計有日曆、星期、月份和月相，甚至閏年顯示。到時代步伐愈來愈快，人人爭分奪秒，計時功能開始出現。亦因為計時的發展，我們對準確的要求愈來愈高，同時也因應航海的需要，準確和穩定的擒縱系統變得更不可或缺。這四個階段就總括了過去幾百年的時計發展，今天的腕錶就是從這四個階段發展過來。而今天的愛彼也沒數典忘祖，到今天他們仍堅守住這四個支柱，朝著這四個方向發展。在打簧報時方面，他們有可能是至今最響亮的三問款式 RD#1。在日月星辰顯示上，他們有最新的 Royal Oak 萬年曆。在計時功能的突破上，他們有 Laptimer。在追求精準的道路上，他們有最新的 Rooyal Oak Double Balance。看這四枚皇家橡樹，你就可以知道時計歷史。



愛彼的皇家橡樹 Concept Superpersonerie



## 幹嗎要有月相？

在眾多腕錶功能中，我最怕的，首推三問。用語言去描述聲音，猶瞎子摸象，究竟有幾響亮又幾動聽，光讀文字，根本不可能知道具體答案。況且悅耳與否，都是主觀感受，有人愛聽鋼琴協奏曲，有人鍾情重金屬搖滾。更頭痛的是，就算懂得分辨音色好壞，寫得出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盤，但記性差，聽過都忘記了。猶幸現在科技發達，用手機拍下打簧時的情形，一聽就聽得出來。現在寫三問不難，寫月相才難。

從來不明白月相的作用，我當然知道其作用是顯示朔月望月之周期；但問題是，有啥用處？我以為是為了人狼，知何時變身，好叫那幾天生人勿近。我也以為是特別為了中國人，我們就是好舞文弄墨，吟風弄月。中國人從來都是舉酒邀月飲，對月亮有一份特別的感情。後來有朋友告訴我，月相有其實際用途，可提示潮汐漲退，方便捕魚人士或喜愛垂釣的人，我只管聽著，心裡罵他發神經。不是每天都有潮汐漲退嗎？可能月滿那幾天漲得更厲害，但又如何？難道你以為水上一家會戴著一枚月相錶去出海捕魚嗎？如果真的是這樣，月相錶就會跟其他功能一樣，例如又大又防磁的就叫

飛行員錶，又厚又能防水並且有發光刻度的就叫潛水員錶，那麼有月相就叫漁夫錶喇。那麼究竟要月相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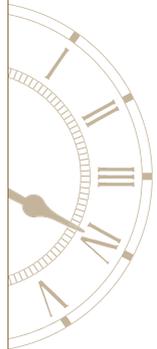


寶珀的全日曆加月相款式



來自芬蘭的 Sarpaneva，月相的造型是創辦人的樣子，型號叫 Korona K3 Northern Stars

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除了主觀感情影響，快樂當然不知時日過，痛苦時可渡日如年，等待就自然一日不見如隔三秒。但從事實去看，時間也真的不是一成不變。先不理會時間跟重力的關係，也不用理會地球時間跟宇宙其他星系的時間如何出現落差，光是地球自己本身的時間也一直在變化著。我們以為一天是日出日落，科學家用更準確的中天來界定每一天的分別，即每次太陽出現在頭頂的時間，然後發現一天不一定是 24 小時，時多時少，所以才有 equation of time 的出現。一天分做 24 小時是歷史演變下來，你分做 12 小時也可以。一小時也分做 60 分鐘，一分鐘又分做 60 秒是跟古時的幾何學有關，跟圓形分成 360 度是同一個道理。一星期分做七天是來自猶太人，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上帝用六天來創造天地，第七天就休息，於是七日就成為一個周期。一年分做十二個月就更是很後期的事，西方人以前以為一年只有十個月，後來發現錯了，就多加兩個月。又有些國王好



大喜功，覺得自己十分重要，便擅自把自己出生的月份多加一天，就好像凱撒大帝在七月出生，所以七月就有三十一天。奧古斯大帝有樣學樣，在八月出生，於是他又給八月多加一天，使八月也變成大月（這些我以前寫萬年曆時也提過了）。我們現在所認識的時間曆法根本就不盡不實，根本就仍然混亂不堪。就是因為地球地軸的轉變，春分秋分其實每年也有少許不同，只不過轉變很輕微，我們平常根本察覺不到，也不會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罷了。

在眾多時間觀念中，其實月相的周期就最穩定，平均周期是 29.53 天。而且我們看到的月亮幾乎都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只看到其中一面。四時有序，日月交替，也喻人生變幻。但放在時計上，日轉星移來得太快，也看不到四季交替，但月圓月缺卻瞧得清清楚楚，大概這就是月相吸引人的地方。

放眼宇宙，或感人生多變，就會想要一枚月相錶。想買月相錶的話，去看一下寶珀又或者來自芬蘭獨立品牌 Sarpaneva 的作品吧！



這是 MB&F 和 Sarpaneva 合作的 Moonmachine。

## 鏈帶雜談

運動款式就是配鏈帶，斯文款式就是配皮帶，如此而已，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以前都沒有腕錶，到腕錶出現，最初就是穿一條皮帶，然後就可以把本來的袋錶變成腕錶，纏在腕上。那時應該沒那麼講究，都是牛皮帶吧，鱷魚皮帶都未出現。配上鏈帶嗎？都是女性的專利，那就變成珠寶錶，金堆玉砌，要訂造的

了。之後幾十年都是這樣分庭抗禮，皮帶就是牛皮帶，鏈帶是個別訂製。到後來出現對防水功能的需求，大家才開始打鋼製鏈帶的主意。勞力士應該是第一個認真設計鋼製鏈帶的品牌，早在四十年代已經造 Oyster 款式的鋼帶，後來又有香港俗稱「五珠」的 Jubilee 款式和後來「三珠」的 President 款式。接著到五、六十年代，連本來的斯文款式都要換上金製鏈帶，那時那些金製織帶，美得不可方物，到今天幾成絕響，現在就只有伯爵仍造那種金製織帶，Dior 也造過一些類似的。後來到七十年代，愛彼的皇家橡樹面世，接著又有百達翡麗的 Nautilus，又有萬國的 Ingenieur、芝柏的 Laureato 和江詩丹頓的 222，結果不但運動



伯爵的鋼殼 Polo S



錶流行起來，就連鋼帶也風靡一時。

到八十年代，宇舶橫空降世，第一個把膠帶裝到腕錶上。膠錶帶已經夠新奇，而且還有香味。聽聞第一次在巴塞爾錶展亮相，一張訂單也接不到，但一年後已萬千寵愛。到八十年代末，蕭邦推出首枚 Mille Miglia 款式，跟車胎廠 Dunlop 合作，替腕錶襯上有 Dunlop 車胎紋的膠錶帶。之後由九十年代開始，腕錶便不再寂寞，差不多每一款錶都可以自由選配皮帶、鏈帶或膠帶。但對不起，始終不喜歡膠帶。百達翡麗通常都是先推出皮帶款式，過幾年之後再推出鏈帶型號，5960 是最佳例子，第一款是白金配皮帶，那時沒錢買。幾年前才推出鋼殼鋼帶型號。

皮帶幾乎都是那個樣子，惟鏈帶才可以看出設計的高下。Oyster 帶或 Jubilee 帶不但長青，甚至說永垂不朽也不為過。皇家橡樹的鋼帶亦自成一格，無可取代。百年靈鋼帶的水準也很高。不是任何款式配皮帶或鏈帶都好看，勞力士又再一次鶴立雞群，Daytona 就配皮帶或鏈帶都好看，舊款 Datejust 配皮帶也好看。愛彼的 Royal Oak 都是動靜皆宜，百年靈的 Navitimer 也不遑多讓，歐米茄的 Moon watch 現在也可以配皮帶，效果很好，不錯的例子當然有百達翡麗的 5960。而最新的鏈帶選擇，入門的我推薦帝舵的 Pelagos，高級一點的就有伯爵的 Polo S。

雖然現在都肚滿腸肥，都不做運動，但也愛看女生穿泳裝。為了配合她們，去海灘或遊船河，還是需要一枚鏈帶錶。

# 兩大極致，盡得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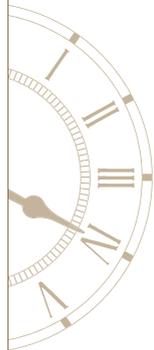
## 應變？堅持？

所謂有危就有機，負面去想就是借機就是取巧。可你會說，正面去看，就是應變，就是適者生存。取巧又好，應變有好；遇到挫折，就是要變？不可以堅持的嗎？不可以死牛一邊頸的嗎？不可以一成不變、食古不化的嗎？那麼究竟堅持好，還是應變妙？遇到困難時，應該因時度勢；還是毋忘初衷，信守不渝？你以為我又大話西遊？冤枉呀！我是在寫錶哩。

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電子錶橫空降世，把瑞士傳統製錶工藝打擊得幾乎一沉不起。假如你活在那個年代，是瑞士某錶廠的 CEO，你會怎樣決定？你會為了順應潮流繼而跟風研發石英技術，還是恪守傳統堅持瑞士的製錶風格？七十年代電子錶的衝擊已成歷史，可今天的智能腕錶又是否等於昔日電子錶的借屍還魂？假如你是今天某瑞士腕錶品牌的掌舵人決策者，你又會有什麼對策？會如何應付？會趕上智能腕錶的子彈列車；還是留守在古老的蒸氣火車上，但願風光依舊，燦爛如昔？回首過去，就是昔日的堅持造就了過去二十年的機械錶盛世。但歷史能否重演？今天的機械錶可以抵得住未來智能腕錶的挑戰嗎？向左走還是向右走？誰都沒有洞悉未來的能力。我們只是以成敗論英雄。成功了，我們就叫



寶格麗的 Octo Finissimo 三問腕錶





寶格麗的 Octo Finissimo 自動款式



這做遠見堅持；失敗的話，你就會叫他們食古不化不思進取。未來，沒有人會知道怎樣。但上世紀，有些瑞士製錶廠就是不肯妥協，不肯放棄，不肯認輸，堅持要造機械錶。但其實他們也不是完全守株待兔，他們也變通了。他們造超薄機芯。

## 超薄的意義

便宜是後來的事。一開始時，電子石英錶也蠻貴的。當時電子錶的賣點，主要是薄，後來才發展出更準確和更複雜的技術。事實上，要跟電子錶在準確和複雜度上競爭，無疑以卵擊石，機械錶根本無法招架。要與之抗衡，瑞士錶廠唯一可以做就是研發超薄技術。

把作品造得愈發精緻，本來就是傳統錶匠的終生目標。由鐘樓到牆鐘，由座鐘到鼓鐘，由懷錶到腕錶，歷數百載，愈來愈細就是進步的指標。但要發展到跟電子錶一樣的薄，便得有超級大突破。在製作上，製作又細又薄的零件固然困難，更頭痛的是生產超薄機芯可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益。超薄機芯的零件自然又薄又細，發條鼓也不會大。沒有足夠動力，就不能搭載額外功能，零件也無法適用到其他機芯上。換言之，超薄機芯就只能孑然一身。製造沒有改建功能的超薄機芯，零件也無法供其他機芯使用，這做法就等於孤注一擲，就等於一條不歸路，不成功便成仁。

相比起到八九十年代才陸陸續續面世的複雜功能，超薄機芯更擔起了對抗電子錶的先鋒任務，身先士卒，力挽狂瀾。明白這



點，我們就知道超薄錶的歷史使命，也知道超薄機芯的任重道遠。而那些早在七十年代就造超薄機芯的錶廠，不一定有遠見，但那份堅毅不屈的精神就更值得我們尊重和佩服。



## 又複雜又薄

過去幾年不少品牌都推出超薄作品，可今天超薄腕錶的寶座就落在 Bulgari 手上。先有超薄的 BVL 128 手上鍊機芯，接著竟然有比手上鍊機芯更薄的手動陀飛輪機芯 BVL 268（BVL 128 是 2.23 毫米厚，BVL 268 只厚 1.95 毫米）。除了最薄的陀飛輪，還有最薄的三問（BVL 362 只厚 3.12 毫米）。到今天竟然又再一次破紀錄，在剛過去的巴塞爾錶展，品牌就發表當今最薄的自動機芯，BVL 138 機芯的厚度只有 2.23 毫米（伯爵的 1208P 厚 2.35 毫米），跟手上鍊的 BVL 128 同一個厚度。Octo





Finissimo 儼然已經成為了 Bulgari 最 iconic 的款式；這個意大利名字亦成為了不但「超薄」，甚至是「最薄」的代名詞。

薄除了有其歷史使命，薄就是優雅，就是精緻。大跟細，厚跟薄相比，細和纖薄就是站在優勝那一方。不浮誇，不喧鬧，不堆砌。巍峨壯觀跟精細纖薄是造物的兩大極致，猶比雄奇的張家界和瑰麗的九寨溝，猶如蝴蝶雙翼上的斑斕和水母那彷彿虛幻的透明身軀，而今天的寶格麗就盡得這兩大奇趣。他們既造超級複雜的自鳴腕錶，又造當今破盡紀錄的超薄機芯。從這個角度看，Bulgari 甚至可稱得上當今最傳奇最富創意和技術最高超的錶廠之一。

一月日內瓦錶展之後才再一次去參觀他們位於 Le Sentier、專門製造複雜機芯的廠房，轉眼到三月下旬在巴塞爾錶展上就看到他們最新並且是當今最薄的自動腕錶的面世。出發前已聽聞品牌會推出另一枚超薄款式，但都不以為意。到採訪當日，甫把腕錶拿到手上，名副其實目瞪口呆。過去所有接觸過的腕錶，都是先用眼去欣賞，之後才嘗試操作，嘗試戴在手上。都是「眼到」，然後才「手到」。看了二十年錶，第一次遇到一枚錶，先是「手到」，然後才「眼到」。一拿到手上，隨即感受到它的輕和薄。用肌膚去感受一枚錶，這是之前從來未有過的經驗。繼而即刻想到，過去有品牌以輕量傲視同儕，亦有另一個品牌以超薄款式建基立業，但從來未有腕錶兩者兼得。又輕又薄，就只有這一枚 Octo Finissimo Automatic。

# 時間傳奇

編 著

余宗明

編 輯

吳春暉

攝 影

王志偉 (部份圖片)

美術設計

馮景蕊

排 版

辛紅梅

出版者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5室

電話：2564 7511

傳真：2565 5539

電郵：info@wanlibk.com

網址：http://www.wanlibk.com

http://www.facebook.com/wanlibk

發行者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電郵：info@suplogistics.com.hk

承印者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出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Copyright ©2018 Wan Li Book Company Limite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14-6755-3



所謂評論，都是比較。比較對手，比較往昔。然後或讚或彈，其實都是讚的多。

與其花精神去找錯處搵毛病；倒不如積極尋找滄海遺珠，努力發掘鮮為人知的隱世好錶，多一點鼓勵多一分支持。



超閱網  
SuperBookCity.com

ISBN 978-962-14-6755-3



9 789621 467553



聯合出版集團

H.K. \$128.00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建議上架分類：生活 / 收藏